

第十九回 留高僧善士參禪 逢故主義僕得信

詩曰：

休話喧嘩事事難，山翁只合住深山。

數聲清磬是非外，一個閒人天地間。

雲破月來花簇簇，草香溪靜水潺潺。

無人肯與群公道，岩桂高枝正好攀。

單表那楚雲娘因好佛法，懷胎時就講經聽道，後來生下慧哥，就有些胎教，因此天戒不吃葷腥，時常敬奉菩薩。四五歲時，偏要買泥佛來燒香，也學著和尚們行那五體投地的拜佛，閒常去把土泥做個寶塔頑耍，偷雲娘的數珠帶著念佛。雲娘、細珠常笑他是個和尚托生的，那知他實實的做了和尚，在觀音堂出家。雖是母子拆散，被屠本赤掠賣，原是他命該成道。不遇了大難，誰肯把兒子送入空門？

單表他八歲為僧，遇著長老收為徒弟，起了法名了空。這長老不是別人，就是楚雲娘那年上泰山燒香遇見的雪澗禪師，曾慧眼觀見慧哥雖為南宮吉結局，卻是羅漢一轉，後日該主持正覺，點化他出家。雲娘曾許口為願。因此，雪澗禪師乞化到庵中接引慧哥，一住五年，才得遇合。這是西來大事因緣，不同小可。自那日收了空為僧，就教他唸經識字，拜佛焚香。到了三年以外，了空經法俱解，教典全通。教他習學戒行，或是村市乞化、挑柴掃糞、灌菜汲水、開地鋤田，了空年紀雖小，隨力苦行，歡喜受教。這雪澗禪師就知他是內外圓通、戒慧俱足的一個羅漢善果。後因金兵劫殺，觀音堂在大路傍，不得習靜，就領著了空習學行腳。

如是一年，了空因念母親雲娘沒有信息，未知亂後存亡，雖是出家，不可忘母，要拜別師父，回武城縣探信。就如目連救母一般，不盡人倫，焉能成道。雪澗禪師因了空年才十二歲，如何出得門，只得再將錫杖使了空擔負衣鉢，一路又到本庵。那知大兵屢過，燒得大殿皆空，把一尊大士風雨淋浸，蓬蒿二尺餘深，成了一片荒地。那城東有一善居士王杏庵，專好行善濟人、修橋建寺。他因舍了地與岑姑子建毗盧庵、旃檀佛的功果未成，經著大亂，這須臾僧支持不住，岑姑子死後，幻音、幻像俱各處散了，香火全無，又招不出個僧來。那日雪澗禪師使了空挑著衣鉢，到他門首化齋。王杏庵正在門首，見禪師雙眉垂雪，一頂圓光，領著個小頭陀，赤腳挑著經擔蒲團衣鉢，來得有須道氣，就請進客廳備齋。問道：「禪師自何方來？」禪師道：「無來無去，不定何方。」王杏庵見長老說話不俗，有須來歷。家童捧出一盆白米蒸飯、兩個大油餅、四碟小菜，甚是精潔。禪師盤膝坐於蒲團之上。二人用畢，又是苦茶淨口。正待問訊作別，王杏庵請問佛法從何入門，雪澗長老合掌當胸而說法曰：「凡學佛者，先恭戒、定、慧三學：

一，受持戒法。

迷心為惑，動慮成業。

由業感報，生死無窮。

二，受持定法。

欲除苦果，先除苦因。

業分善惡，功無起滅。

三，受持慧法。

塵去鏡明，天空自照。

業盡惑除，情忘性顯。」

長老說三學已畢，居士又問：「何為四變？」雪澗禪師又為合掌而說法曰：「釋氏之門，以眾生廣度，為報佛恩而說四變：

一，佛之慈悲，變眾生之暴惡。

一，佛之喜捨，變眾生之貪吝。

一，佛之平等，變眾生之冤親。

一，佛之忍辱，變眾生之嗔害。」

長老說四變已畢，居士又問：「何為漸次？」長老說曰：「從漸入頓，從次入圓。功到自成，瓜熟蒂落。」又問：「何為四斷？」答曰：

不去淫，斷一切清淨種。

不去酒，斷一切智慧種。

不去盜，斷一切福德種。

不去殺，斷一切慈悲種。

長老說四斷已畢，居士又問：「何為坐禪？」長老合掌而說偈曰：

心光虛映，體絕偏圓。

金波匝匝，動寂常禪。

念起念滅，不用止絕。

任運滔滔，何曾起滅。

起滅既望，現大迦葉。

坐臥住行，未常閒歇。

禪何不坐，坐何不禪。

了得如是，是號坐禪。

長老說坐禪已畢，居士又問：「何為心觀？」長老合掌而說心觀曰：

《楞嚴》云：諸法所生，惟心所現。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塵，因心成體。欲言心有，如筌篥聲，求不可見；欲言心無，如筌篥聲，禪定即響。不有不無，妙在其中。

又說偈曰：

說佛從心得解脫，心者清淨名無垢。

且道鮮潔不受色，有解此者成大道。

長老說法已畢，居士五體投地，願拜弟子受戒，因說：「此處有一毗盧庵，自經兵火，無人居住，情願留師供養，就在村前大樹林邊，請老禪師隨喜。」這雪澗長老仗錫前行，了空後隨。出了村，不上半里地，果然一座草庵。但見山門倒鎖有雲封，香積荒殘無月照。王杏庵取鎖匙開了門，只見前殿韋馱、中殿毗盧佛檀香像還沒完工，前廚後園、菜畦井水，十分方便；雖方丈燒灰，尚可整理。王杏庵說：「如果弟子有緣，老師肯住，情願把家財舍了，修完佛事。」向佛前韋馱、灶神參拜了，居士又替長老問訊皈依。也是了空的舊願，雲娘舍了那一百八顆胡珠在此，該了此善緣，自然佛力護持，韋馱接引，還來毗盧庵修行。

這王杏庵傳起舊日檀越，眾善信男女知道招了一位有道德的高僧在此。那舊日在的幻音，因庵上無人，往城裡王姑子庵去了，正愁無人看守佛事，一聞此信，大家送米麵油薪，又招了一個道人做火頭。這長老和了空，不消三日，打掃得前後潔淨如新，開園種菜，掃地焚香，閒來和了空講法傳宗不題。

卻說這泰定自東京尋雲娘不見，回來了，又到臨清閘上，問汴梁來的官船，全沒有信。過了一日，才知是金兵從山東下來，要截船搶這宮人，因此改了路，從小河由湖蕩上淮安去了。」想是大娘在船上，不得上岸，又隨著官船上了南京。又沒個信音，往那裡找？等幾時，問這官船的信，幾時到淮安，好往南京一路找將去，且在宅子裡打混著。」東問西問，再不得個真信。

那日要尋幻音問問大娘幾時和他分手，走到毗盧庵來。進的山門，只見個老和尚在地下曬須乾菜，一個小沙彌在殿上掃地，收拾得光光淨淨，才知道這庵子另招了和尚，不知幻音那裡去了。見了長老，問訊了，問道：「這庵上原是尼姑，如今那裡去了？」長老回道：「俺是新到的，沒見甚尼姑，只是個空庵子。」說著曬菜，全不理他。泰定走得乏了，在前殿台基上坐著，要口涼水吃。長老叫了空：「取碗水與走路的居士。」那了空用盤子捧著碗水，送到泰定面前。泰定接來吃了。了空著眼上下看泰定，象有須認得。泰定也看這小和尚有須熟，認不出來，問道：「老師父原是那裡人？這小師父說話像這裡人聲音。」長老說道：「貧僧是西川人，在泰山後石洞住了四十年，來這城東五十里外觀音堂舍茶，俺這徒弟就是這裡招的。」泰定又問道：「他是那裡人？」了空在傍笑著道：「你管他做甚麼？」長老道：「也是你貴縣人。從前年金兵搶城，和他母親失散了，著個人送到我庵裡來，再記不得那個人是誰。他年紀才七歲，那裡記得去？他說母親姓楚，父親是千戶官，不在了，是大人家。今年十一歲。常要去找他娘去。」只這一句話，才提起南宮家官職，失散的原由。泰定忙上前一看，道：「你不是慧哥麼？」了空失散時七歲，泰定日日背他，也還略記得模樣，上前一看：「你不是泰定麼！」兩人抱頭而哭。這才是：主僕相逢佛力大，亂離重遇世間稀。

長老見他主僕悲泣，甚是慈悲，喜他是主僕重逢，高聲念「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」，替他焚了一炷香。了空、泰定拜佛已畢，就問母親並細珠的信。泰定細說一遍，說：「往東京去找你不見，又回不得家鄉，在給孤寺住了二年，幸遇高太爺送了盤費，搭著送太后的船上來，不料金兵要截船，不敢到臨清，只半路上就上小河口，進淮河往南京去了。這又是半年，打探不出個信來。這是岑姑子家，你就忘在這方丈住了一月？」那了空道：「俱不記得了，只記得你背著我躲兵。和那走路的人，不知姓甚麼，你不見了，他就把我送在庵上。」這裡各訴衷情，悲而且喜，不題。

天色已晚，忽然狗叫，有兩個人投宿，都是背著褥囊雨傘，遠行的光景。長老問他是那裡來的，原來是兩個南兵的打扮，從南京下文書，要上山東去，因來村裡訪朋友，不在了，天晚沒處去，來庵裡尋個宿處。長老道：「俺新到的，不敢留眾，沒有甚麼款待，權住在這韋馱殿裡罷。」兩人說道：「俺自有乾糧，只吃口熱水。這裡宿極好。」就住下了。泰定和他坐著，閒問道：「這皇帝在南京，不回汴京了？」那人道：「如今還嫌南京近，怕金人過江，要上杭州建都哩，還敢回東京麼！」泰定又問道：「東京孟太后不知幾時到南京？這裡金人立了皇帝張邦昌，還回東京來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一到就貶了，押著往江西去，還怕不得乾淨，將來有拿問的意思。我們就是張老爺座船上的兵，如今俱發在鎮江水營裡，是都統制韓世忠老爺鎮守，好不利害。如今奉將爺的令，來山東下文書，又聽得金兵有過江來的信，不知虛實。」這泰定才想起雲娘的信：「此人必定知些去向。」忙問道：「那東京送太后的船上宮人們極多，還有許多載帶的婦女們，後來到南京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只到了清江浦關上，把官船上宮人們點了名冊，一切閒人俱趕上岸，怕帶過奸細去，那裡肯容他上南京？都在淮安府，各人另寫載船罷了。」只這幾句，泰定和慧哥喜之不盡，道：「這是實信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們奉將爺的令，親上船把這須搭載男女們都趕下來的，怎麼不真？」兩人各自宿去了。

這裡泰定、慧哥商議，要上淮安府探信：「不過一千里的路，如今哥又出了家，我帶起個道士包巾來，和你帶個木魚，那裡不化了去？只化著飯吃，就找出信來了。」大家歡歡喜喜宿了一夜。了空次日稟知雪澗長老道：「弟子蒙師父數年誘出迷津，點歸覺路，真萬劫難逢。本該追隨法座，圖報師恩，奈一時聞了母信，寸心如焚，又逢舊人，急欲一尋。萬望師父慈悲，放行勿留。」雪澗和尚笑道：「因緣也到，我怎麼留得你住？但你此去要過愛河欲海，必須牢牢把持，倘逢冤藤孽葛，定要一一芟除，然後龍珠會合，佛性光明。我有八句偈言，你須切記在心，自有應驗。」因說道：

明月誰伴，蘆花獨尋。

衲破珠還，海潮有音。

虎穴見佛，鴛帳止淫。

消愆釋罪，蓮淨梅心。

了空聞言，不覺心地灑然，因再拜領受。即忙拜了菩薩，別了師父，拿了木魚，泰定也將藍布二尺，做個道士包巾，挑著一個道士蒲團、兩件舊衲衣，一主一僕，一路而去。正是：

世亂年荒，有路但來憑夢寐；

蓬飄梗斷，無家何處問庭幃。

不知母子何日相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